

闲话闲说

危难关头
显担当

□含露

暴雨倾盆,水位上涨。

9月1日至4日,受台风“沙德尔”残余涡旋与季风气流叠加影响,莆田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,一些区域遭受洪涝灾害,洪水漫灌、房屋倒塌、道路塌方、家园被淹。

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。灾情发生后,全省各地星夜驰援,本地企业、在外莆商纷纷捐资捐物,社会各界同心聚力、守望相助、纾困解难。天灾无情,人间有爱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,一线救援的逆行者、默默奉献的志愿者、互帮互助的邻里乡亲……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守护家园,温情与担当流淌在莆阳大地,汇聚成抵御风雨、重建家园的磅礴力量,让“爱之城”的底色愈发鲜亮。

灾情就是命令。公安民警辅警、消防救援人员逆流而行,深入积水路段、被淹村居,搀扶护送老人小孩、转移受困村民,以血肉之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。仙游盖尾镇一路段积水严重,一位消防员甚至用身体作“桥”,依次将被困人员转移至橡皮艇,并护送至安全区域,那句“来,踩我身上”让人泪目。基层村干部与救援力量始终坚守在防汛救灾最前线。如白塘镇双福村被洪水围困,驻村第一书记蒋风诚昼夜驻守村庄,蹚着没过膝盖的洪水逐户排查喊话。当水涨至胸口时,他站在村部一楼的楼梯间,逐一抱接被困群众,紧急救助受伤老人、协调输送生活物资,实现全村“零伤亡”。

洪水湍急、险情丛生,无数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同样令人敬佩、动容。黄石镇龙舟队驾舟穿梭于茫茫积水,化身“生命之舟”,奔赴各处转移受困群众,让千年龙舟精神在危难中焕发新生。仙游河面水流湍急,市民落水,退伍军人郭黄鹏不惧危险,与消防员接力跃入急流,成功救起落水群众,以退伍不褪色的担当守护生命。西洑村村民吴智画心系邻里,洪峰之中接连救出2户5名邻居,十几分钟后,邻居房屋轰然倒塌。

危难关头显担当,许多凡人纷纷以微光温暖这座城市。内涝让商户陈志青的仓库、货车受损,他却舍小家为大家,连日来,起早贪黑忙着煮热粉、芋头粥,送出2000多份爱心餐,温暖受困群众的心。回国探亲的翁建平在河南时听闻家乡遇灾,连夜驱车十几个小时返乡,积极投身志愿服务,助力救灾。仙游县鲤南镇瑞园村的2位6旬老党员冒雨深挖淤泥、清理堵塞杂物,疏通独居老人家门口的排水通道,守护老旧房屋的安全……这些平凡的身影,以质朴的善举,点亮风雨中的希望之光。

风雨已经过去,但灾后重建的任务依旧艰巨。相信只要全市人民众志成城、携手并肩,延续守望相助、同心同向、共克时艰的奋斗姿态,定能早日修复家园,让莆阳大地重焕生机、再启新程。

行走在灾后的北洋村庄

□陈建雄

9月6日,大雨停歇的第二天,洪水退去。因工作缘故,我们去了涵江区白塘镇双福村。

驻村干部带我们在村里走了走。村里不少土砖厝塌了,满目疮痍。这样的场景,以前我只在征迁区见过。

那天太阳高照,受灾的村民都在收拾家园。我们路过一户人家,女主人笑脸相迎。三言两语间,谈到倒塌的房子,她面露愁色。可我们准备离开时,她又笑脸相送。

偌大的悲剧没有发生在我身上,我无法切身感受到家园被毁的打击有多大。我行走在村道上,设身处地去想,那一定糟糕透了。我可能会终日皱眉,不吃不喝。

可是,在双福村,我没有看到一个沉浸在忧伤里的人,大家都很忙。这让我觉得,忙碌或许是麻痹悲伤的一种方法。让自己忙起来,可以暂时忘掉苦楚。

所以,客来要笑,客走要送。这不是客套,而是一个人面对自我时,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要守住的一种体面。

我们继续走,路过宫庙广场,两个妇女正拿着水耙摊晒稻谷,我们停下来询问。一位稍胖的妇女说,这些稻谷是她从倒塌的老房子里扒出来的,还有几百公斤埋在下面没挖出来,被水泡得发了芽。“我们这种种了一辈子田的人,现在该怎么办呢?”我感受到她言语里的无力与绝望。

我抓了一把稻谷,看见嫩白色的芽如细丝破壳而出。

之后,另一位妇女引我们去她家看

看。穿过门厅,是一栋清末风格的宅第,用料很讲究,门廊立柱的柱础雕刻精美,里面却全塌了。门廊前的小院里,两个中年人在喝酒抽烟。驻村干部向我们介绍其中一位:他没穿上衣,黑色短裤上溅了不少泥点子,说话像喝多了,面无表情。驻村干部说,他很勇敢,暴雨发大水那几天一直在帮忙转移群众,为救灾出了不少力。他家的房屋塌了,夜里只能睡在屋檐下的躺椅上。驻村干部劝他去村委会的安置点暂住,他沉默不语。

临走,我拍了一张倒塌老宅的照片。下午四五点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宅子,光膀子的男人在抽烟,平常得像任何一个初秋的午后。

回去时,我选了一条小路,打算从显应村进入,经东墩村、七步村回市区,看看受灾严重的北洋平原。

一路上,各个村庄都在大扫除,堆放在路旁的废弃物散发着一股臭味。

我骑车来到显应小学附近时,路被拦了。问路人得知,眼前一栋3层小楼随时可能倒塌。我绕了一段路,接到友人陈山的电话,他问我要东阳村组成的电话。此刻他正在东阳村,我便打算改道过去。

东阳村离显应村不远,是友人晓璐的老家。晓璐、陈山、我,还有另外几个朋友结了一个小社。这天下午,晓璐带头,小社部分成员采买了一些物品送到东阳村,分发给受灾的乡亲。

东阳村,我是极熟的。多年以来,我



图为9月9日,华亭镇霞皋村里,一个村民凝望着被洪水毁坏的家园。
蔡昊 摄



图为东阳村许多老宅坍塌。
陈建雄 摄



图为村民正在晾晒发芽的稻谷。
陈建雄 摄

傍晚,我提着半袋鲜活的螃蟹往家走,这是秋日餐桌上最盼的鲜。

定居小城这些年,海鲜成了寻常物,可唯独螃蟹,总让我多了几分惦念。尤其临近中秋,蟹壳里满是膏黄,一口下去,便把整个秋天的丰腴都嚼进了嘴里。

选蟹得挑鲜活的,壳青得发亮,肚白得干净,用手指敲敲,能听见坚实的“咚咚”声。厨房水槽边,我和婆婆一起洗蟹。她拿牙刷细细刷蟹脚缝隙里的泥,我则小心翼翼地掀开蟹盖,掐掉那团灰黑色的沙袋,再剔去六角形的蟹心。

蒸蟹最讲火候。蒸锅上汽后,把处理好的蟹挨个码好,蟹肚朝上,这样膏黄不会流走。每只蟹身上放片姜片,淋一勺料酒,盖紧盖子。没等多久,蒸汽就裹着蟹香从锅缝里钻出来,孩子们踮着脚在厨房门口转,隔一会儿就问:“妈妈,蟹熟了没?”15分钟一到,掀开锅盖的瞬间,鲜气直往鼻子里冲,原本青灰

的蟹壳红得发亮,蟹脚微微蜷着。我用筷子夹着,往盘里放。

除了清蒸,爆炒蟹也是我和家人喜爱的。把蟹剁成块,裹层薄淀粉,下热油里炸得金黄,油花“滋滋”响着,蟹香混着油香飘满屋子。再爆香葱姜蒜,倒上生抽、蚝油,把蟹块扔进去翻炒,最后撒把葱花端上桌。孩子们拿着勺子挖蟹块里的肉,吃得满手油,嘴角却翘得老高。

偶尔也做蟹黄拌面,把蒸好的蟹掰开,用小勺刮出橙黄的蟹黄,放锅里加半勺香油、两勺生抽,小火慢慢炒出红油,浇在煮好的面条上,拌匀。那味道,别提有多美了。

吃清蒸蟹最讲究手法,得用那套银闪闪的蟹八件。先

掰下蟹腿,用蟹钳把壳夹裂,再拿蟹针从一头轻轻挑,完整的蟹肉就出来了。接着,掰开蟹身,去掉两边的蟹鳃,露出里面饱满的蟹黄,用蟹勺舀着吃,醇厚的膏黄带着鲜甜。婆婆把剔干净的蟹黄拌进孩子们的米饭里,还不忘叮嘱“慢点吃,别噎着”。孩子们不会用蟹针,就用小手掰蟹壳,弄得满手黄,却举着蟹腿喊“爸爸,你看我们剥的”,惹得一桌子人笑。

其实,我最盼的,是下班回家的这一刻。门一推,先听见蟹香,再看见餐桌上摆着红彤彤的螃蟹,旁边是醋碟和姜丝。一家人边吃边聊,讲白天单位的趣事,说市场上的蟹多新鲜,婆婆念叨着“中秋亲人团聚,再买些蟹”。蟹壳堆了半盘,话题换了又换,窗外的夜渐凉,屋里却暖得很。

秋风吹起时,蟹是大自然的馈赠。更可珍贵的,是一屋人、一盏灯、一盘蟹,是家人围坐的灯火,是你剥给我一块蟹肉,我给你添一勺蟹黄的默契,是说说笑笑里藏着的寻常日子。

黑板擦了几十年,粉笔灰落在袖口上,洗不干净,也就随它去了。我站上讲台,对着底下30多个小脑袋,讲得顺时,觉得自己像在渡人;讲得干时,心里发虚:这些话,他们到底听进去没有?

说实话,当教师久了,亏欠感是常有的。备一节课到半夜,改作文改到眼睛发花,期末一算,好像什么都没教会。总有人听不懂,总有人走神,总有人毕业就忘了你。有时会想:这三尺讲台,到底给了我什么?

答案总在我不设防的时候冒出来。

班里最闹腾的那个男生,有一阵忽然安静了。他是让老师头疼的孩子,作业本皱得像咸菜,桌肚里塞满游戏卡片。我当他是闯了祸,叫到办公室,他却从书包里掏出卷了边的本子,说:“老师,您上回讲的‘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,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’。我查了,是史铁生写的,我写作文用了。”他的眼睛很亮,我一时接不上话。后来才知道,他不爱语文,爱的是我讲课时随口带出的那些“题外话”,那些考场里没有、却让人心里一动的話。我以为的废话,竟是一个孩子亲近文字的入口。那天,我才回味来,不是我教了他什么,是他提醒了我——教书这件事,落地的不是分数,而是种子。

又有一次,我把一个成语讲岔了。下课铃响,一个女孩追到讲台边,小声说:“老师,您刚才那个成语,是不是讲反了?”我翻书一查,果然。教室里一时很静,几十双眼睛都看着我。我当着全班改了过来,原以为会掉面子,谁知那孩子后来在作文里写:“老师也会错,错了就改,这比什么都勇敢。”我读到那句,眼眶发酸。被学生看着改正错误,原来也是一种成全。

一年冬天,我嗓子沙哑疼痛,那帮平时最闹的孩子,破天荒安静了一整节课。下课时,课代表把一杯热水放在讲台上,什么也没说。我忽然觉得,他们什么都知道。

日子久了,我慢慢想通了,讲台不是单向的。我把书上的道理递下去,他们也把别的东西递上来:一只终于敢举起的手,课后那句“老师再见”,还有那杯悄悄放在讲台上的热水。这些细碎的声响,在我疲惫、困惑,几乎想敷衍了事的时候,像一双双看不见的手,把我从倦怠里托起来。

三尺讲台,方寸而已。站得够久你会懂,这一寸心上,既放得下孩子们的前路,也放得下我自己摇摇晃晃、又慢慢站直的后半生。他们从我这里认字、识理,我反倒从他们身上,一遍遍辨认出自己。

教与学从来都是互相成全的,他们从我的口中看见世界,从他们的眼睛里,看见自己还有光。

师恩难忘

□林国飞

在莆田学院求学期间,我在深耕本专业课业之余,选修了多门兴趣课程,其中让我受益终身的,便是书法课。授课的吴长寿老师,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老学者。他身形清瘦、鬓发疏白,却目光澄澈、精神矍铄、风骨儒雅,是莆田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。

我自幼喜爱书法,略有功底。初入课堂,我的习作便得到吴老师的认可。第一节课,吴老师便嘱托我担任书法班班长。也正因这份机缘,我与他结下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深厚师生情谊。

吴老师教学,更教人品。他对我的书法研习悉心督导,每一笔起落、每一字结构,都会逐一点评、细致校正,严声叮嘱我精益求精、切忌浮躁。一次校内书法展览,我的一幅作品被老师选中参展,但他审视良久,指出其中细节瑕疵,督促我反复打磨、数易其稿。几番修改打磨,我不仅精进了书技,更读懂了书法藏于笔墨间的严谨与气韵,领悟到笔墨之美、匠心之韵。

吴老师不仅授我技艺,更带我开阔眼界,时常引荐我结识莆田书画界名家。我曾随他拜访知名书法家王琛先生,在先生居所,我饱览佳作,心生敬畏,方知知晓,莆田街头巷尾诸多典雅楹联,皆出自王琛先生之手。

大学毕业时,我获评优秀毕业生,这份成绩离不开吴老师的悉心栽培。最让我感念于心的是,恩师始终心系学子前程,主动为我的就业奔走引荐。记得彼时,他带我徒步1公里有余,前往拜访自己的往届学生,倾力举荐,嘱托对方多多提携、悉心栽培。前辈敬重恩师,当即应允相助。虽然后来我凭自身努力备考上岸、顺利就业,但恩师这份纯粹无私的提携与厚爱,我始终铭记于心、感念至今。

成家立业之时,我特意登门邀请吴老师出席婚礼。恩师欣然应允,还亲手绘制梅花图、题写楹联一副,作为新婚贺礼。那时,我家境清贫,按揭新居仅简单装修,恩师这份笔墨珍品悬于厅堂,瞬间让陋室生辉、满室风雅。每每亲友到访,无不驻足称赞,我总会满心自豪地告知众人,这是我的大学恩师吴长寿先生的亲笔佳作。

后来,儿子长大,我一心想让他拜入恩师门下、习得笔墨真传。可恩师之子告知,先生年事已高,家人不忍他再操劳授徒,只愿他安享晚年、静心休养。听闻此言,我满心理解,却也心生愧疚。多年来,我一味受恩师恩惠,却始终无缘报答分毫。

我出身乡野,一路走来无人倚靠,半生成长全凭躬身打拼。而吴长寿恩师,以笔墨育人,以厚德润心,于我求学之路引路,于人生困境帮扶,这份恩情,重如山海、胜似至亲。

师恩如灯,照亮前路;师恩如墨,浸润余生。岁月荏苒,恩师风骨与教诲,我终生铭记、岁岁感念。



和美莆田 共同富裕